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五十七至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主簿臣鄭祚熾

謄錄監生臣楊其梓

御定子史精華卷五十七

政術部十三

荒政

終月之委期年之食 晏子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晏子請發粟於民三請不見許請身而去公趣駕追晏子曰惟夫子之令遂拜於塗晏子乃返命禀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絶食者使有｜｜｜｜絶本之家使有｜｜｜｜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橑使足以畢霖雨

與薪橑 見上

損祿 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

皆丨丨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

徹鼎食 墨子凶饑存乎國人君丨丨丨五分之五

衣七緵布 史記景帝紀後二年地一日三動令徒隸丨丨丨丨止馬春注正義曰衣於既反緵祖工反八十縷也與布相似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縫

止馬春 見上注丨人為丨丨粟為歲不登也

虛倉廥 史記平準書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丨郡國丨丨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産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注廥音膾

出禁錢 史記平準書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産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丨丨以振元元

就食江淮 史記平準書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天子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丨丨丨丨間欲留之處遣使

冠葢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下巴蜀粟 見上

便宜發粟 史記汲黯傳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謹以｜｜持節｜河南倉｜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弛山澤 漢書文帝紀五年夏四月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注弛解也解而不禁與衆庶同其利

流亢籍内 漢書成帝紀詔曰水旱為菑關東｜｜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菑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注亢散失其事業也籍內錄其名籍而內之

處業振贍 漢書溝洫志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滿昌師丹

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之注謂安處之使得其居業

勞倈有意 漢書平當傳以明經為博士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者

弛解鉗衣絲絮 後漢書光武帝紀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繫囚在戊辰以前減罪一等徒皆｜｜｜｜｜注弛解脫也鉗鈦也音奇炎反舊法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令赦許之

糜三盂 後漢書獻帝紀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粥帝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注時敕侍中劉艾取米豆五升於帝前作｜得滿｜｜於是詔尚書曰米豆五升得糜三盂而人委頓何也

實減無事之物 後漢書樊準傳永平之初郡國多被饑困準上疏曰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注實減謂實覆其數減之也

征和故

事後漢書樊準傳準上疏曰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振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元年||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陽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注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桑無乏武備而已

義穀

後漢書黄香傳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助官稟貸荒民獲全

都亭饘粥

後漢書陸續傳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饑困太守尹興使續於||賦民||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有差謬

畜乾椹收豋豆

魏志賈逵傳注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

平中為公府令史以牒除為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渴
沛課民益｜｜｜｜｜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
得千餘斛**廩貸**晉書武帝紀泰始六年復隴右五郡
藏在小倉遇寇害者租賦不能自存者｜｜之**詔**
書比之汲黯晉書鄭默傳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
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
嘉默憂國｜｜｜｜
褒歎｜｜｜｜**給長賑**宋書武帝紀窮獨不
能存者｜其｜｜**溫拯**宋書
孝武帝紀詔曰去歲東境偏旱田畝失收可出倉米付建康
秣陵二縣隨宜贍恤若｜｜不時以至捐棄者嚴加糾
劾**沾卹**齊書武帝紀詔曰頃風水為災加以貧病六疾
孤老稚弱彌足矜念遣中書令人履行｜｜
雜物當租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七年浙江東諸
郡大旱遣使開倉賑恤聽受｜｜｜｜**禁錮**
南史顏竣傳時歲旱人饑竣
上言｜｜一月息米近萬斛**第北立解**南史齊竟陵王
子良傳都下大

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收養給衣及藥

活國 南史王珍國傳仕齊為南譙太守郡境苦饑乃發米散財以賑窮乏高帝手敕云卿愛人｜｜｜甚副吾意

州曹失簿 南史明山賓傳出為北兗州刺史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檢｜｜｜｜以山賓為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造倉窖 隋書食貨志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

就穀六鎮 北史魏宣武帝紀延昌元年詔饑人｜｜｜｜

路糧 北史魏道武七王傳河南王曜子平原為齊州刺史時歲頻不登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人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百姓咸稱詠之

餘糧簿 北史郎茂傳遷戶部侍郎時右僕射蘇威

為丨丨丨擬有無相贍以活千室 北史蘇瓊傳除南清
為繁紆不急皆奏罷之 河太守郡界大水絶
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
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餓
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丨丨丨何
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 開十場 舊唐
書明皇紀天寶十三載秋霖雨積六十餘日京城物價
暴貴人多乏食令出太倉米一百萬石丨丨丨賤糶以
濟貧 分兩街 舊唐書食貨志元和十二年詔出
民 粟二十五萬石丨丨丨降估出糶 接新之
儲 俟荒之蓄 唐書宋務光傳數年以來公私乏竭戶
口減耗家無丨丨丨國乏丨丨丨 置
莊 宋史宗室善譽傳移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以羨
貲給諸郡丨丨民生子及娠者俱給米威惠並孚 出
私廩 宋史慕容德豐傳知慶州改靈州無部署
穀價湧貴德豐丨丨丨賑餓民全活者衆 召和氣

宋史沈倫傳奉使吳越歸道出揚泗屬歲饑郡長吏白於倫曰郡中軍儲百萬餘斛倘貸於民至秋復收新粟如此則公私俱利還具以白朝論沮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太祖即令發廩貸民

吏人獻米

宋史陳堯佐傳知壽州歲大饑出奉米為糜粥食餓者｜｜悉｜｜至賑數萬人

免上供米

宋史蘇軾傳知杭州杭大旱軾請於朝｜本路｜｜｜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

支貸倚閣

宋史黃廉傳為監察御史裏行言比年水旱民蒙｜｜｜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饑初稔累給併償是使民過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

講富弼青州荒政

宋史薛弼傳改湖南運判進直秘閣時道殣相望弼以聞帝惻然命給錢六萬緡廣西長平米六萬斛鄂州米二十萬斛賑之且使

丨求丨丨丨丨
丨丨民賴以甦

封樁米

宋史熊茂良傳拜參知政事淮
南旱茂良奏取丨丨丨十四萬
委漕帥賑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
可茂良以為淮南咫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饑寒所逼萬
一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他日上
奬諭曰淮南旱荒民無饑色卿之力也

植五色旗

宋
史
謝諤傳改吉州錄事參軍歲大祲饑民萬餘求
廩官吏罔指諤丨丨丨丨分部給糶頃刻而定

丁糴戊濟

宋史史彌鞏傳出提點江東刑獄歲大旱饒信南康
三郡大祲謂賑荒在得人俾鳌户為五甲乙以等第
賑糶丙為自給丨丨而丨丨丨合
活為口一百一十四萬有奇

勸糴歌

宋史劉應龍傳
京師米貴應龍
為丨丨丨丨官
者取以上聞

閣秋苗

宋史黃灝傳出知常州提舉本路
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毀廬屋
莩殣盈野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時有旨倚
閣夏稅遂奏乞併丨丨丨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

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

蠲閣見上

豐糴儉糴金史食貨志明昌三年敕常平倉｜｜｜｜有司奉行勤惰褒罰之制其徧諭諸路奉行減裂者提刑司糾察以聞

借僧粟金史盧孝儉傳遷同知廣寧尹廣寧大饑民多流亡失業乃｜｜｜留其一歲之用使平其價市與貧民既以救民僧亦獲利

紅貼糧元史食貨志賑糶糧之外復有｜｜｜紅貼糧者成宗大德五年始行令有司籍兩京貧乏户口之數置半印號簿文貼各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對貼以給大口三斗小口半之

儲小倉不若儲大倉元史張弘範傳移守大名歲大水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為朝廷｜｜｜｜｜之｜｜帝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

知

體見上

惠歸一尉

劉肅大唐新語員半千授武陟尉時屬旱歉勸縣令開倉賑恤貧餒縣令不從俄令上府半千悉發倉粟以給百姓刺史鄭齊宗大怒因而按之時薛元超為河北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豈不愧也遽令釋之

師古救時

鄭棨開天傳信記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古人行之所以安農陛下用之所以除害上喜曰事既｜｜用可｜｜是朕心也遂行之

金帶置庭

李元綱厚德錄趙閱道知越州歲大歉公名州之富民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間｜｜｜｜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

航海糴

李元綱厚德錄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糴官米即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

傷財民且蒙利不知其凶歲也**採薪芻**見上**出祿米**李元綱厚德錄扈稱為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饑稱先｜｜｜以濟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罷官糴**李元綱厚德錄馬亮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饑乃邀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令民轉粟以相賙足朝廷從其言**伐桑以給酒官**李元綱厚德錄楊告除京西轉運副使時屬部歲饑民｜｜｜易粟不能售告命高其估｜｜｜｜由是獲濟者甚衆**出俸錢**李元綱厚德錄王待制居易知漢州會歲大饑乃｜｜｜率僚吏及郡豪得穀數萬斛賑饑民全活者以萬計安撫使韓琦薦之**職田粟**李元綱厚德錄陳郎中貫擢利州路轉運使屬歲饑出所得｜｜｜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皆發之**家貲為質**李元綱厚德錄李允則知潭州會湖南饑欲發

官廩先賑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乃頒以｜｜｜｜由是全活者數萬人

勝二十四考中書令

葉夢得避暑録話富鄭公徙青州會河北大饑民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為區畫散處境内屋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公嘗與一所厚書曰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遠矣

行部閱實

葉夢得避暑録話叔祖温叟與子瞻議論每不相下元祐末子瞻守杭州公為轉運使浙西適大水子瞻鋭於賑濟且以杭人樂其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即親｜｜一皆｜｜更為條畫上聞朝廷主公議

待蠶蟻

洪邁容齋隨筆韓文公赴江陵塗中詩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未免煩誅求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

苦無令絕其睽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災洲

燕子田 朱子名臣言行錄鄭俠又上書言大臣奏以三路流民皆為南北下各有田名｜｜｜若北旱則南南荒又北此皆誣罔上聽臣乞勘會三路之民自去冬流移至今不已何人是南方有田者

粟價平 朱子名臣言行錄曾公鞏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病之虞前期喻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為｜

穀貯佛寺 朱子名臣言行錄范忠宣公知襄城縣久旱不雨公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惟以五｜｜於｜｜中後闕食時吾為汝主糴衆賈從命運販不停以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饑獨境內之民不知也

和買絹 王闢

之滙水燕談錄祥符初王旭知潁州因歲饑出庫錢貸民約蠶熟一千輸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陜西民以為便令行於天下於歲首給之謂之｜｜｜

惠澤

德頌碑　抱朴子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之｜者往往有焉

導利而布之上下　國語夫王人者將｜｜｜｜｜｜｜者也

欒公社　史記欒布傳布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欒布立社號曰｜｜｜

石相祠　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少子慶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

于公祠　漢書于定國傳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立生祠號曰｜｜｜

守闕上書　漢書魏相傳遷河南太守人有

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欲入｜｜闕吏以聞

案行廬室 漢書蓋寬饒傳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士卒｜｜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

共更一年 見上注更猶令言上番也

大小馮君 漢書馮立傳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子孫奉嘗不如桐鄉民 漢書朱邑傳初邑病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我｜｜｜｜｜

身

為煮藥後漢書鄧訓傳遷護烏桓校尉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注東觀記曰吏人常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湯｜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

水排農器後漢書杜詩傳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鑄為｜｜｜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注排音蒲拜反治鑄者為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橐古字通用也

不禁火民安作後漢書廉范傳范字叔度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迺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平生無襦今五袴

候民病利後漢書羊續傳拜續為南陽太守班宣政令｜｜｜｜百姓歡服注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

載租城門後漢書梁商傳以商為大將軍每有饑饉輒｜｜穀於｜｜賑與貧餧不宣己惠

作

褐衣 後漢書王望傳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饑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廪糧為｜｜

隱親 後漢書鍾離意傳少為郡督郵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會稽大疫意獨身自｜｜經給醫藥注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濟給之

溫給 後漢書張禹傳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孰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户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

賈子賈女 後漢書賈彪傳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閒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生女名為｜｜

載肴糧 後漢書竇武傳拜城門校尉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饑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於路匄施貧民

內外

園田賦人 後漢書黃香傳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迺悉以｜｜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迺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

男女以鄭為字 魏志鄭渾傳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多｜｜｜｜

教作樓犁 魏志倉慈傳注皇甫隆為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瀹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樓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又教衍溉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

得穀加五 見上

家有丁車大牛 魏志倉慈傳注顏斐為京兆太守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

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改户曹為辭**

曹晉書羊祜傳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焉

杜父晉書杜預傳預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又修邵信臣遺跡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

請天三日晉書束皙傳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為皙誠感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

報束長生見上

配食縣社晉書陸雲傳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遣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

甘瓠脯晉書祖逖傳逖為豫州刺史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百

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乃歌曰三辰既朗遇慈父元酒忘勞｜｜｜何以咏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韋袍複帽 晉書劉弘傳以弘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轉以相付

聽捕魚 晉書劉弘傳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百姓｜｜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耶速改此法

守闕十人 晉書張軌傳武威太守張琠表曰順陽之為劉陶｜｜者｜｜刺史之蒞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

拖不留 晉書鄧攸傳吳郡闕守帝以授攸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後稱疾去職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謝令推不去

蘭艾同潤 宋書殷景仁傳惠澤廣流｜｜｜｜

仰澤懷風 宋書王歆之傳北譙梁二郡太守申季歷綏穆初附招攜荒遠郊境之外｜｜｜｜

惠和千里 宋書陶潛傳為命子詩曰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

留銘江介墮淚漢南 齊書豫章王嶷傳昔子香淳德鉅平遺烈｜｜｜｜｜｜｜｜

大小南郡 南史劉之亨傳代之遴為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荊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南郡｜｜｜

濟者千室 南史任昉傳為義興太守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

蜜巖勿封 南史傅昭傳臨海有｜｜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以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

秩米助租課 南史宗元饒傳遷南康內史｜｜｜三千餘斛｜人｜｜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

扣馬 隋書王仁恭傳為汲郡太守有能名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

境其得人

情如此

含笑判　隋書庫狄士文傳拜貝州刺史法令嚴肅韋焜為貝州司馬趙達為清河令二人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時人為之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膜蛇瞋長史｜｜｜清河生喫人境稱

慈父鄰號神君　北史魏太武五王傳孚拜冀州刺史勸課農桑｜內｜｜｜｜州｜曰｜｜按

孚臨淮王譚之孫

户輸絹粟　北史魏景穆十二王傳任城王雲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五尺｜五升以報

雲恩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

清德樓　北史長孫儉傳周文表授儉荊州刺史荊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為儉搆｜｜｜樹碑刻

頌朝議許之

聚會歌舞　北史于翼傳出為安州總管時大旱涢水絶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禁羣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之｜｜｜｜頌之

封公復來 北史封隆之傳四為冀州刺史每臨冀部州中舊齒咸曰我｜｜｜｜其得物情如此

長廣公寺 北史陸俟傳俟子馛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強扶弱徵為散騎常侍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馛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

香花緣道 北史盧潛傳除揚州刺史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流涕送之潛曰正恐不久復來耳未幾復為揚州道行臺尚書

忠清君 北史宋游道傳兗州人為游道生立祠堂像題曰｜｜｜

緝我荒土 北史呂羅漢傳祖顯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饑寒百姓頌之曰時維府君克清克明｜｜｜｜人胥樂生萬壽無疆以享長齡

清德頌 北史張晏之傳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為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惟得百姓所制｜｜｜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

立

形孔像之西 北史劉道斌傳歷恒農太守斌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丨道斌丨於丨丨丨丨而拜謁焉

駐馬舉酌 北史袁聿修傳出為信州刺史為政清靖不言而化及還都人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流連競欲遠送時既盛暑恐其勞敝往往為之丨丨隨丨一丨示領其意

寒冰銷液 北史齊趙郡王叡傳為定州刺史監築長城於時六月叡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熱倍道送冰叡歎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進丨丨遂至丨丨竟不一嘗兵人感悅

趙郡王泉 北史齊趙郡王叡傳除都督北朔州刺史叡撫慰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為兵人所安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丨丨丨丨

房公馬 北史房謨傳除太寧太守為賊黨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

不聽乗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也其結愛人心如此趙行臺頓北史趙彥深傳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政尚恩信為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想望德音北史李和傳出為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為之簡静從他道還北史柳敏傳為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士人感其恵政並齎酒餚及物產候之於路敏乃｜｜｜而｜申使君手蹟北史申徽傳徽為襄州刺史性廉慎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絶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並寫誦之扣河迎惠北史孟業傳遷東郡太守以寛惠著名河清三年敕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攤出庫錢貸人取辦後為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送業度關者數百人詣闕訴寃

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接

貴鄉歌呼館陶悲泣　北史魏德深傳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尋轉館陶長貴鄉父老詣闕請留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詐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吏人｜｜滿道互相稱慶｜｜衆庶合境｜｜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

太平官府　舊唐書姜謨傳拜秦州刺史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狄使君活汝　舊唐書狄仁傑傳轉寧州刺史郡人勒碑頌德轉文昌左丞出為豫州刺史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六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仁傑緩其獄密表奏特敕原之配流豐州豫因次於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我｜｜｜｜｜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後行

解韉斷鐙　舊唐書崔戎傳改華州刺史遷兗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將行州

人戀惜遮道至有丨丨丨丨者

鐺脚刺史

舊唐書薛大鼎傳轉滄州刺史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為丨丨丨丨

棠棣碑

舊唐書賈敦實傳轉洛州長史甚有惠政初敦頤為洛州刺史百姓樹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刺石頌美立於兄之碑側時人號為丨丨丨

童稚懸懃

舊唐書韋景駿傳轉肥鄉令及去任人吏立碑頌德累轉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來犒餞留連經日有丨丨數人年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謂曰計我為此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丨丨之甚也咸對曰此閒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隄橋並是明公遺蹟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覿不覺欣戀倍於常也其為人所思如此

將謂古人

見上

清白箴

唐書許圉師傳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圉師不忍按但賜丨丨丨其人自愧後修飾更為廉士

韓公井

唐書韓朝宗傳襄州

南楚故城有昭王井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無恙人更號｜｜｜移書諭神

飲者無恙見上務耳請唐書陽嶠傳歷魏州刺史荊州長史本道按察使率以清白聞魏州人｜｜闕下｜嶠為刺史故再治魏欲粟賤追李峴唐書李峴傳天寶時還京兆尹出為零陵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謡曰｜｜｜｜｜｜書庸還質唐書柳宗元傳徙柳州刺史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視直足相當｜其｜已沒者出已錢助贖蒞凡九州皆有惠愛唐書張萬福傳萬福自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牛田錢唐書錢徽傳出虢州刺史入拜禮部侍郎貶江州刺史州有｜｜｜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斂之以

利煦之以和唐書劉蕡傳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詣闕請留唐書李蔚傳為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詔許一歲大功德被八州唐書韋丹傳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召觀察使紇干泉上丹功狀命刻功於碑北韓南郭五代史韓建傳為華州刺史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荊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荊楚當時號為｜｜｜｜償衆治橋五代史王周傳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民｜為｜其｜緝為一編宋史宗室傳趙汝愚帥福建趙希懌為屬吏嘗言治人如修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處昆弟取古今官著惠愛者｜｜｜｜曰是吾師矣汝愚嘉之開山岩梯

路宋史王溥傳父祚刺商州以俸錢募人|大秦||||行旅感其惠

補闕柳宋史辛仲甫傳知彭州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為|||

郭公所種宋史郭進傳改洺州團練使有善政嘗於城四面植柳壕中種荷芰蒲亂後益繁茂郡民見之有垂涕者曰此||||也

枯竹生筍宋史寇準傳歸葬西京道出荊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踰月視之||盡||衆因為立廟歲時享之

魯公浦宋史魯宗道傳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湮塞宗道發鄉丁疏治之人號|||

范公菴宋史范純禮傳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而奉之如神名曰|||

公實活我宋史范純仁傳徙知慶州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

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帝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謳曰丨丨丨丨忍累公耶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

開古五塘 宋史蔡襄傳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丨丨丨丨溉民田

種蠣於礎 宋史蔡襄傳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丨丨丨丨以為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

松七百里 見上

草漁并 宋史韓琦傳為開封府司錄嘉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琦曰京師諸夏本願獨不蒙惠乎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丨大姓丨丨之弊

百井及泉 宋史孫長卿傳知慶州州據險高患無水蓋嘗疏引澗谷汲城中未幾復絕長卿鑿丨丨皆丨丨

治築 宋史劉彝傳移朐山令治簿書恤孤寡作陂池教種藝平賦役抑姦猾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記其事目曰丨丨

寒極而春旱極

而雨 宋史司馬光傳論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光一旦起而為政凡新法之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間剗革畧盡海內之民如｜｜｜｜｜｜｜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歎息驩欣鼓舞甚若更生

飲食必祝 宋史蘇軾傳軾二十年間再涖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又生作祠以報

配島法 宋史馬默傳除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數則投諸海砦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恩既貸其生汝胡不以之糧告而顓殺之默為奏請更定｜｜｜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

洪佛子 宋史洪皓傳宣和中為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發廩損直以糶民坌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幟湼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其

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

築圩萬數 宋史洪遵傳知太平州圩田壞民失業遵鳩民丨丨丨凡丨丨方冬盛寒遵躬履其間載酒食親餉饁恩意傾盡人忘其勞

扶藪鑿道 宋史王大寶傳知溫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有峻嶺曰蔡岡叢薄蔽翳山石犖确盜乘間剽劫大寶以囊金三十萬募民丨丨丨丨十餘里行者便之

王公甘棠 宋史王剛中傳知成都府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丨丨丨之丨丨也

狀元雨 宋史汪應辰傳初任趙鼎為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即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丨丨丨也

斷橋 宋史王十朋傳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丨其丨乃以車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

早入境

雨霖入境霽 宋史王十朋傳知饒州移知湖州饒久｜｜｜｜至湖積｜｜｜即｜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

留賢碑 宋史沈作賓傳知台州首訪民疾苦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己巧媒孽之罷去民請於朝借留不遂為立｜｜｜

蘇我撫

我 遼史楊佶傳出為武定軍節度使境內亢旱苗稼將槁視事之夕雨澤霑足百姓歌曰何以｜｜上天降雨誰其｜｜楊公為主

立像層觀 金史宗道傳知河中府有惠政民｜｜於｜｜以時祭之

覆籍爐中 金史石琚傳琚父皐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亂書其縣人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皐主鞫治是時冬月皐抱籍上廳事佯為頓仆｜其｜｜｜火｜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為首者餘皆得釋

沙河舊民 金史孫德淵傳察廉遷沙河令丁父憂去官民為刻石祠之大安初遷昭義軍

節度使潞州破被執俄有拜於前者皆｜｜｜｜也密護德淵由是得脫

寧課殿 金史趙重福傳改滄州監副使歲饑民煮鹵為鹽賣以給食鹽官往往杖殺之重福曰｜使｜｜不忍殺人歲滿課殿當降尚書右丞完顏匡三司使按出虎知其事乃以歲荒薄其罰除織染署令

三至碑 元史史弼傳弼凡三官揚州人喜刻石頌之號｜｜

別駕雨 元史宇文公諒傳同知餘姚州事夏不雨公諒出禱輒應歲以有年民頌之以為｜｜｜

釋臺罷役 劉向說苑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

三月溝渠修十月津梁成 劉向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

哉吾聞良吏居之｜｜而｜｜｜｜｜而｜｜｜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更生鄉

酈道元水經注

零陵先賢傳曰鄭產字景載泉陵人也為白土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輙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敕民勿得殺子口錢當自代出產言其郡縣為表上言錢得除更名白土為｜｜｜也

祈佛力

裴庭裕東觀奏記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也上還宮後於御扆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用君奭懷州刺史

方兒

李元綱厚德錄方慎言知泉州會歲饑大發倉廩以貸民又恤其鰥寡孤獨民皆愛之至有生子以｜｜為名者

拔茶植桑

朱子名臣言行錄張詠知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而｜｜｜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

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而比者歲百萬疋民富至今

萊公柏 朱子名臣言行錄寇準知歸州巴東縣手植雙柏於縣庭至今民以比甘棠謂之——

著作林 朱子名臣言行錄范忠宣公知襄城縣襄城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不忘至今號爲———著作公宰縣時官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五十七

御定子史精華卷五十八

政術部十四

禮賢

悲色禮顏 晏子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開之以｜｜然後能盡其復也

白屋之士七十 抱朴子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逼以在朝也

涉境擁篲 抱朴子鄒子｜｜而燕君｜｜莊周未食而趙

惠詠立

奉四馬百人之食戰國策孟嘗君丨夏侯章丨丨丨丨丨遇之甚歡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

北面受學戰國策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丨丨丨而丨丨丨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矣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

先趨後息先問後默見上

什九在外史記魏世家魏成子食祿千鍾丨丨丨丨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

舍右室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已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丨之丨丨丨

避正堂史記曹相國世家參之相齊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丨丨丨舍蓋公焉

延為

上賓史記晏嬰傳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曰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入｜｜｜

膝前於席史記商君傳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之｜｜｜也語數日不厭

拜於廟禮於庭史記蘇秦傳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之｜｜｜而｜之｜｜｜

築碣石宮史記孟子傳騶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身親往師之

開第康莊史記孟子傳自如淳于髡已下皆命曰列大夫爲｜｜｜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三爲祭酒史記荀卿傳齊宣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焉

食客數千一與文等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

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丨丨丨丨人無貴賤丨丨丨丨丨

屏風侍史

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待客坐語而丨丨後常有丨丨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

持飯比

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丨其丨丨丨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

還幸舍遷代舍

史記孟嘗君傳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丨之丨丨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丨之丨丨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

執轡愈恭

史記信陵君傳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

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從博徒賣漿者遊**史記信陵君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驩平原君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乃妄｜｜｜｜｜｜

上客皆躡珠履史記春申君傳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以見趙使趙使大慚

西鄉師事史記淮陰侯傳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對｜｜之

惇任仁人漢書成帝紀詔曰百寮各修其職｜｜｜｜退遠殘賊注惇厚也

食飲費漢書陸賈傳賈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

召置門下漢書賈誼傳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甚愛幸結韈漢書張釋之傳王生者善爲黄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爲釋之爲我｜｜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以貴下人漢書鄭當時傳遷爲大司農當時爲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其｜｜｜

食吕駃騠漢書鄒陽傳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注駃騠駿馬也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

薦寵下輩漢書灌夫傳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埶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士亦吕此多之

吐捉漢書王褒傳昔周公躬｜｜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

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九九見　漢書梅福傳齊桓之時有曰丨丨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注九九算書若今九章五曹之輩

開閤延請躧履起迎　漢書雋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威鎮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丨丨丨丨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丨丨丨丨注履不著跟曰躧躧音山爾反

恩敬甚備　漢書于定國傳起爲廷尉定國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定國皆與鈞禮丨丨丨丨學士咸稱焉

舉手輿中　漢書韓延壽傳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令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

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曰徽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名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爲**布衣友**漢書孫寶傳徵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待用之寶以恩禮請文欲｜｜｜｜曰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迎延滿堂日爲供具**漢書敘傳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懐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按伯謂班伯**祿賜頤賢**漢書敘傳平津斤斤晚躋金門既登爵位｜｜｜｜注頤養也謂引招賢人而養之按平津謂公孫弘**收進時輩**後漢書竇章傳遷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甚得名譽

編署黃堂 後漢書郭丹傳太守杜詩請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敕以丹事｜｜｜｜巳爲後法

委功曹任主簿 後漢書王堂傳遷汝南太守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効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敎郡內稱治

不復妄有辭敎 見上

任良肱 後漢書廉范王堂傳贊范得其朋堂｜｜｜注謂堂委任功曹陳蕃主簿應嗣郡中大化也

海內大儒爲師友 後漢書樊儵傳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竝｜｜｜｜儵皆以｜｜｜而致之於朝

爭賕抑絕 後漢書第五倫傳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

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但**
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文職修理
閭嗇夫後漢書爰延傳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
請延為廷掾范丹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常共
言談而已後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仁化大行人｜｜｜｜不知郡縣
後漢書王符傳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
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
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
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
徒見｜｜｜｜｜｜｜｜不如一逢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思其微意後漢書龐參傳參為漢陽太守郡人
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
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户下主簿
白以為倨參｜｜｜｜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
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户欲吾

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奉書禮 後漢書崔瑗傳遷濟北相時李固爲太山太守美瑗文雅丨丨丨致殷勤

特設一榻 後漢書徐穉傳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丨丨丨丨去則懸之

申以手筆 後漢書申屠蟠傳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蟠同郡黄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丨丨丨丨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

畫諾坐嘯 後漢書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丨丨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丨丨注晊音至

門無畱客 後漢書皇甫嵩傳嵩爲人折節下士丨丨丨丨時人皆稱而附之

師友禮 後漢書任延傳拜會稽都尉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

子陵等敬待吕丨丨之丨

請爲諸君分坐

後漢書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丨丨丨丨丨丨坐者皆屬觀注分坐別坐也

坐車下談至薰夕

後漢書趙壹傳壹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遲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迺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陟知其非常人迺起延與語大奇之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丨於丨丨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丨丨丨丨極歡而去

蹉跌

不面企德懷風

後漢書趙壹傳壹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

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廼追書謝曰｜｜｜｜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冀承清誨已釋遥悚｜｜｜｜

執棗栗贄 後漢書臺佟傳隱於武安山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注嵇康高士傳曰刺史｜｜｜之｜往

鄭公鄉 魏志崔琰傳注孔融告高密縣爲鄭元特立一鄉名爲｜｜｜｜

配食縣社 魏志崔琰傳注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孔融恨不及之乃令｜｜｜｜其禮賢如此

設庭燎禮 魏志劉廙傳注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之｜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

移牀樹下 魏志管輅傳注裴使君即檄名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在庭前｜｜乃至鷄向晨然後出

稱曰劉君子初 蜀志劉巴傳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

丨甚敬重焉

停出　蜀志董允傳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丨丨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解驂罷駕　見上

厨膳卽第　蜀志秦宓傳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丨丨丨宓丨宴談

欽聞國賢思覩盛美　吴志虞翻傳注山陰朱育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公韓吴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荅而未覩仲翔對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

鳳皇來翔騏驎吐哺　吴志諸葛恪傳注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

起禕至摧爲轂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驢騾無知伏食如故

幅巾相見 晉書唐彬傳拜雍州刺史下教曰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論道而已

著素士服 晉書皇甫方回傳少遵父操兼有文才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望門輒下而進按方回謐子也

飾車迎 晉書庾袞傳頗川太守名爲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而｜袞逡巡辭退

市租供糧 晉書杜夷傳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杜君德懋行潔高尚其志令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卹之常以｜｜｜給家人｜廩勿令闕乏

友接佳流 宋書江夏王義恭傳授荊州刺史太祖與書誡之曰宜親禮國士｜｜｜｜

三刺史 梁書鄧元起傳爲益州刺史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

參軍又得荆州刺史蕭遥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黙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勸爲善政元起舅子梁矜孫與黙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丨丨丨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黙婁光濟而治迹稍損

推案止食 陳書蔡景歷傳海内雄賢牢籠斯備明將軍徹鞍下馬丨丨丨丨申爵以榮之築館以安之輕財重氣卑躬厚士

盼採 陳書蔡景歷傳昔折脇遊秦忽逢丨丨擔簦入趙便致留連

朔望歲修 陳書虞寄傳除建安王諮議辭以疾不任旦夕陪列王於是特令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丨丨丨丨而已

一見欽挹 南史謝舉傳舉爲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丨丨並相丨丨曰所謂馭二龍於長途者也

盼接 南史王融傳安陸王曲垂丨丨

改席易衣 南史羊欣傳曾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丨丨丨丨欣由

此益知名

比徐孺子 南史明僧紹傳凡僧脩爲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別爲立榻ㅣㅣ之ㅣㅣ

二安 南史梁安成王秀傳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ㅣㅣ重士方之四豪

籠爐飲扇 南史梁南平王偉傳趨賢重士常如弗及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立遊客省寒暑得宜冬有ㅣㅣ夏設ㅣㅣ每與賓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

連榻坐 南史梁始興王憺傳爲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憺性好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ㅣㅣㅣ時論稱之

駐筯 南史孔休源傳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備水陸之品雲ㅣㅣ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

虛襟 南史孔休源傳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ㅣㅣ

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

孔長史座 南史孔休源傳爲晉安王府長史王深相倚仗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丨丨丨丨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

手割半氈 南史江革傳補國子生吏部郎謝朓常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丨丨丨丨與革充卧具而去

釋鞭板 南史虞寄傳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丨丨丨丨以几杖侍坐

畫形相對 南史宗測傳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丨其丨與己丨丨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

圖畫僑札 見上

三詣 南史宗彧之傳宗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丨丨或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

立宅臨溪 南史沈道虔傳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居縣北石山下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丨丨丨丨有山水之玩

禮

致信宿 南史褚伯玉傳王僧達爲吳郡苦丨丨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丨丨纔交數言而退卬卬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兹而三焉

下敬揚其風槩 南史諸葛璩傳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丨丨丨丨丨丨餉穀百斛

州館同遊 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湝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名入丨丨朝夕丨丨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

獨與秦州考使語 隋書房彥謙傳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彥謙謂熲曰惟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熲爲之動容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熲顧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丨丨丨丨丨丨後數日熲言於上

傾衿 北史魏獻文六王傳彭城王勰之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稷等數人勰丨丨禮之常參坐

席

儒者稱爲口實北史崔休傳爲渤海太守時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恒千餘人所在多不見容休招賢禮接使肆業而還丨丨丨丨丨

十善北史陸俟傳俟子馥興安初爲相州刺史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丨丨

陸沈觀北史劉延明傳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丨丨丨於西苑躬往禮焉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倒屣迎北史宋繇傳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兵革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丨丨出丨引談經籍

縣令爲整冠履北史馮偉傳偉閉門不出將三十年齊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丨丨丨又自丨丨其丨丨丨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

分階而上見上

蜀中美談舊唐書高士廉傳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朱桃椎者隱居不仕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以爲||||

一見如雅識唐書襄邑王神符傳楊收方布衣進謁從誨||||||郎待以公輔後果宰相按從誨神符六世孫

十金一筆百金一篇唐書鍾傳傳彭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易||||||償||况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

招賢院唐書審邽傳爲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公卿多來依之遣子延彬作||||以禮之

大夫橋唐書張志和傳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

延賓亭五代史南唐李昪世家昪秉政寛刑法推恩信起|||以待

四方之士引宋齊邱駱知祥王令謀等爲謀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

擇能院 五代史吳越世家元瓘好儒學使其國相沈崧置｜｜｜選吳中文士錄用之

置興賢莊 宋史宗室彥佚傳知紹興府復鹿鳴禮｜｜｜｜以資其費

署賓職 宋史張昭傳祖楚平生直郎昭父也躬耕海濱青州王師範開學館延置儒士再以書幣招直｜｜｜

冒雪獨造林逋 宋史李及傳歷知杭州惡其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出郊衆謂當置酒名客乃｜｜｜｜清談至暮而歸

他日國士 宋史陳亮傳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也請爲上客

冷巖十俊 金史孟奎傳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禮接士大夫在其門者號｜｜｜｜奎其一也

賢知充門 桓寬鹽鐵論昔周公之相也俊乂滿朝｜｜｜｜

分倉粟府金 劉向說苑北郭騷踵

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而遺之辭金而受粟

賢豪者親之辨博者師之 劉向說苑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因而｜｜其｜｜｜因而｜｜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

任人 劉向說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

父事兄事 劉向說苑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也所｜｜者三人所｜｜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

同衣

食劉向說苑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丨丨丨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

進善百人敎士千人官朝萬人劉向說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丨丨者丨丨丨丨者丨丨丨丨丨者丨丨

廊下俊士堂上老人劉向說苑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丨丨有二十五丨丨丨有二十五丨丨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智於湯武力於彭祖見上

三窮三通劉向說苑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丨丨而丨丨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

失之命也**饋馬**孔叢衛公子交｜｜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比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賓主之餽馬

開東閣葛洪西京雜記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日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日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日接士館以待國士

翹材接士見上

客館二十餘區葛洪西京雜記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

問徐孺子所在劉義慶世說陳仲舉爲豫章太守至便｜｜｜｜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但聞劉功曹劉峻世說注劉毅亮直清方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儒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爲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不聞杜府君

平吳之利在獲二儁劉峻世說注陸機與弟雲並有儁才司空張華見而

悅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破械館以賓席**李元綱厚德錄胡侍郎則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坐嘗延蜀儒龍昌期為州人講易得錢一萬事發自成都械昌期至則丨丨丨丨丨丨出俸錢為償之

威嚴

畏如大府史記郅都傳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丨都丨丨丨**蒼鷹**史記郅都傳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丨丨**廉武**史記王温舒傳尹齊還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丨丨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衣繡杖斧**漢書武帝紀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丨丨衣丨丨分部逐捕注杖斧持斧也謂建

持之以爲威也

鉤校 漢書陳萬年傳子咸徵入爲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發其姦臧沒入辜榷財物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

見事風生 漢書趙廣漢傳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蠭氣｜｜｜｜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

百賈畏 漢書尹翁歸傳爲獄小吏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鬭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之

以一警百 漢書尹翁歸傳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

疾姦吏 漢書尹翁歸傳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

馭黠馬利銜

策 漢書張敞傳敞弟武拜爲梁相敞問武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

曰｜｜｜者｜其｜｜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武必辨治梁矣

以柱後惠文彈治 見上

間何闊逢諸葛 漢書諸葛豐傳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

鐫令 漢書薛宣傳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櫟陽令謝游貪滑不遜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貫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令詳思之游得檄解印綬去注平掾之名鐫琢鐫也音子全反

白巾出府門 漢書朱博傳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

齊兒欲以此爲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丨丨走丨丨丨郡中大驚

齊伐閱詣府

漢書朱博傳遷琅邪太守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姑幕縣有群輩八人報讐廷中皆不得闕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鶩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丨丨丨丨丨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類此也注伐功勞也閱所經歷也

投刀削記

漢書朱博傳以高第入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調守尉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閭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廼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丨丨使丨所丨遣出就

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

股弁　漢書嚴延年傳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延年至遺掾蠡吾趙繡按高氏繡爲兩劾先白其輕者延年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吏皆｜｜注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有治辦名　漢書尹賞傳賞長子立爲京兆尹尚威嚴｜｜｜｜

當備祭遵　後漢書祭遵傳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謂諸將曰｜｜｜｜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執平吏　後漢書蔡茂傳上書曰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逋罪即日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名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令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之｜永申其用

鉤車　後漢書吳良傳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就｜收御者

送獄

避二鮑 後漢書鮑永傳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廻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丨丨丨其見憚如此

百城望風解印綬 後漢書賈琮傳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廼命御者褰之丨丨丨聞風自然悚震其諸臧過者丨丨丨丨丨去

獲一書輒加篋 後漢書虞延傳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丨丨丨丨丨丨二百注篋揲也音彭

彊直自遂 後漢書朱暉傳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概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丨丨丨丨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紲食鷹鳶欲其鷙 後漢書益

勲傳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埶恣行貪横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凉州刺史梁鵠欲殺正和乃訪之於勲勲曰夫｜｜｜｜｜｜｜鷙而亨之將何用哉注紲繫也

頡頏嚴吏 後漢書史弼傳論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史弼｜｜｜｜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斯亦未可論也

疾惡如風 後漢書陳蕃傳朱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遣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朱伯厚

破柱取 後漢書李膺傳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至界首易輿服 後漢書劉祐傳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輒改｜｜｜隱匿財寶威行朝廷

駐車叩馬以

刀畫地 後漢書董宣傳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

彊項令 後漢書董宣傳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敕｜｜｜出

衣裝付樊公 後漢書樊仲華傳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道傍曰以｜｜｜

理姦才 後漢書陽球傳球出爲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拜九江太守

五色棒 魏志武帝紀除洛陽北部尉注太祖初入尉廨造｜｜｜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

嚴能鷹揚 魏志賈逵傳以逵爲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

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以下
故其狀皆言｜｜｜｜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
愷悌之德也令長吏慢法盜賊公
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
如楊沛比魏志賈逵傳注楊沛
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殺之
太祖以爲能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
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故沛從徒中起爲鄴
令未到鄴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名馳騎告子
弟使各自檢敕
馳騎告子弟見上
殺重魏志于禁傳評于禁最號｜｜
檛吏聲魏志
常林傳注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
時崔林爲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
不以爲可
南鷄北鷹晉書崔洪傳洪博陵安平人也少以清
厲顯名骨骾不同於物爲御史治書爲
恢爲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洪奏恢
不敦儒素嬰爲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爲尚

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荊棘來自博陵在丨爲丨在丨爲丨

貴遊懾伏 晉書傅休奕傳轉司隷校尉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丨丨丨臺閣生風

偏亮可貴 晉書傅咸傳顧榮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隷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丨丨丨也按咸字長虞

一函紙自足 晉書陶侃傳杜弘與溫邵劉沈謀反侃追擊破之執劉沈於小桂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丨丨丨丨丨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獲於始興

冬月扇面 晉書周顗傳王敦素憚顗每見顗輒病熱雖復丨丨丨丨手不得休

望之巖巖 晉書卞壼傳壼字望之王導曰卞丨丨丨丨刁元亮察察戴若思峰岠

吳人斂手 晉書顏含傳除吳郡太守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王導歎曰顏公在事丨丨丨丨矣

名怖小兒 齊書桓康傳江南人

畏之以其｜｜｜｜畫其形以以辟癰無不立愈

蕭監州符 梁書蕭景傳景以安右將軍監揚州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火爛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

贓虎 南史臧厥傳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厥下車宣化凶黨皆襁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

蓬首緩帶風貌清嚴 南史孔覬傳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皆重跡屛氣莫敢欺犯

威裁 南史梁吳平侯景傳封吳平縣侯南兖州刺史景居州清恪有｜｜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

赤牛中尉 北史魏景穆十二王傳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按仲景京兆王子推孫

曲堤屛跡

北史宋世良傳拜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吴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謡曰｜｜｜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莫徿獬

北史崔獬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付崔楷楷按楷獬之子回馬避遲北史崔遲傳文

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遲在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文襄｜｜｜之趙郡㢘北史李孝伯傳父會道武

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賊於常山界得一㢘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㢘故處郡謡曰詐作｜｜｜猶

勝常山衆其震竭北史韓茂傳茂子均除大將軍廣阿見憚如此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

率下禁斷姦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刼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狡吏改

貫北史裴佗傳遷趙郡太守爲政有方威恵甚著｜｜奸人莫不｜｜彈劾應弦而倒北史

李彪傳李沖表曰彪始居司直執志徑行清河公即江
其所｜｜｜｜｜｜｜赫赫之威振於下國
神北史楊素傳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率水軍東
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
人望之懼曰｜｜｜｜｜｜也
赤棒破車北史高恭之傳恭之字道穆以字行除御史中尉帝姊壽
陽公主行犯清路執｜｜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
其｜公主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
事豈可私
惶懾北史裴政傳爲襄州總管吏人犯罪者
恨責之也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
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合境｜｜令
行禁止稱爲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諍訟
雀息北史高句
麗傳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於高麗求魏末流人
敕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
之拳擊成墜於牀下成左右｜｜不敢動
乃謝服柳以五千户反命按成高句麗王
盛夏若負霜

雪 舊唐書李密傳密軍陣震肅凡號令兵士雖丨丨皆丨背丨丨丨

食艾服葱 舊唐書屈突通傳開皇中爲右武侯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縱捨時通弟蓋爲長安令亦以嚴整知名時人爲之語曰寧丨三斗丨不見屈突蓋寧丨三斗丨不逢屈突通通爲人所忌憚如此

重足側息 舊唐書嚴挺之傳遷濮汴二州刺史所歷皆嚴整吏不敢犯及蒞大郡人乃丨丨丨丨

尹卿筆 舊唐書尹思貞傳爲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人爲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丨丨丨其爲人所伏若此

馬繫膀下 舊唐書李愿傳檢校禮部尚書兼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威令簡肅客有亡馬者以狀告愿愿以狀膀於路懸金以購之不三日所亡丨丨之丨丨仍置書一緘曰敢以良馬一匹贖罪幷亡馬謹納於路愿付客亡馬而縱其良馬境內嚴肅多如此類

英氣動人 舊唐書穆寧等傳論竇容州之敢決

如鷙鳥逐雀
｜｜｜｜
膽落温御史
舊唐書温造傳李祐自夏州
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
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脫戰汗流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
城擒吴元濟未嘗心動今日｜｜於｜｜｜吁可畏哉
寧食蒜
舊唐書楊炯傳伯祖虔威虔威子德幹高宗末
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爲之語
曰｜｜｜三斗｜｜
風力
唐書襄邑王神符傳從晦姿質偉
不逢楊德幹
岸所至以｜｜聞按從晦神符六
世
孫
道不舉遺
唐書闞稜傳伏威據江淮以戰功顯署左
將軍部兵皆羣盗横相侵斥稜案罪殺之
雖親故無脫者至｜｜
｜｜按伏威謂杜伏威
三斗塵
唐書權懷恩傳擢萬年
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
語曰寧食｜｜｜｜
｜無逢權懷恩
稜稜風望
唐書崔從傳從爲人嚴
偉立朝｜｜有｜｜
皂鵰
唐書王志愔傳神龍中爲左臺侍御史
以剛鷙爲治所居人吏畏讋呼爲｜｜
知朝廷尊
唐書
李勉

傳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之｜

李豐州 唐書李景略傳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景略為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會梅錄復入朝說大會人爭坐說不敢過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驚拜曰非｜｜｜邪遂就坐將吏相顧嚴憚

江淮草木亦知威名 唐書張萬福傳李正已反屯兵埇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爾｜｜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於岸悉發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

危帽散衣皆逭 唐書李紳傳開成初鄭覃以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擊大毬户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望風｜去

南金口明府手 唐書張從傳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

丨丨巡下車 **符王** 宗史符彥卿傳遼人自陽城之敗猶
以法誅之 畏彥卿或馬病不飲齕必唾而呪曰
丨丨丨此中豈有 **黑王相公** 宗史王德用傳德用狀貌雄毅面
丨丨耶 黑頸以下白晳人皆異之閭閻婦
女小兒皆呼德用曰丨丨丨丨雖致仕乾元節上壽
預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 **前**
張後王 宗史王曙傳知益州繩盜以峻 **植劍** 宗史魚周
法蜀人比之張詠號丨丨丨丨 詢傳遷太
常博士通判漢州城中夜有火部衆救之丨 **持檄徑去**
丨於前曰攘一物者斬火止民無所失亡
宗史胡順之傳為青州從事大姓麻士瑤陰結貴侍匿
兵械服用擬上方親黨僕使甚多州縣被陵蔑莫敢發
其姦會士瑤殺兄子溫裕其母訴於州衆相 **關節不到**
視曰孰敢往捕者順之丨丨丨丨盡得其黨
宗史包拯傳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
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京師為之語曰丨丨丨

丨有闔羅包老

吏行氷上人在鏡心 宋史王覿傳知蘇州州有猾吏善刺守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謗議覿窮其姦狀置於法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之語

蟬噪擊去 宋史宗守約傳所居肅然無人聲至丨丨於庭亦丨丨

號令如山 宋史岳飛傳命招捕楊么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丨丨丨丨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

劉都護來 宋史劉錡傳為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丨丨丨丨

如王倫輩 金史王倫傳倫性剛嚴臨事果決吏民憚其威雖豪右不敢犯承安間知大興府事闕詔諭宰臣曰可選極有風力丨丨丨丨者用之其為上所知如此

會稽雞 劉義慶世說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丨丨丨不能啼賀聞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

藏通亡逃以事言上罪者甚衆注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

取樸

劉義慶世說殷浩始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丨丨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拔去雞頭

劉餗隋唐嘉話揚汴州德幹高宗朝爲萬年令有官官侍貴寵放雞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逃丨丨丨丨官者涕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上見

此漢獰有嚴張風

范攄雲溪友議李相公紳治淮南決吳湘之獄而持法清峻犯者無宥丨丨丨之丨狡吏奸豪爲之斂跡

韋澳不可犯

裴庭裕東觀奏記韋澳爲京兆尹豪右斂手國舅鄭光莊不納租澳縶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之上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曰尚在限內來日即不得矣澳既出半廷上連召之曰國舅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告太后曰丨丨丨丨丨且與送錢納却頃刻而放

定

揚錢布白南部新書開元中花萼樓大酺人衆莫遏遂命嚴安之ㅣㅣ以笏畫地無一輩敢犯笑比

河清沈括夢溪筆談包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ㅣㅣ黃ㅣㅣ紙尾書名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韓魏公熙寧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呼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ㅣㅣㅣ止押字是時悉ㅣㅣ其寫遼人尊畏如此

喫劍朱子名臣言行錄張詠性剛毅因責決一吏彼枝辭不伏公曰這的莫要ㅣㅣ彼云決不得喫劍則得公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眙相顧自是俱服公之威信

令出必行韓侍中境朱子名臣言行錄韓魏公琦所歷大藩皆有遺愛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每南來涉臨清界即戒其下曰此ㅣㅣㅣㅣ無多需索也

曾開門朱子名臣言行錄曾魯公公亮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户不閉至號公爲ㅣㅣㅣ嘗有使客亡橐中

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御定子史精華卷五十九

政術部十五

恩遇上

心欲何第一史記蕭相國世家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巳復難之然｜｜｜｜｜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史記蕭相國世家乃令蕭何賜帶｜｜｜｜｜｜｜

益封置衛史記蕭相國世家上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上暴露於外

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丨君丨丨丨者以令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説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夜半前席史記賈誼傳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丨丨文帝丨丨既罷曰我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解衣推食史記淮陰侯傳韓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萬衆丨丨衣我丨丨食我

不譙呵史記衛綰傳綰為中郎將醇謹無他景帝立歳餘丨丨丨綰綰日以謹力

公等安在史記主父偃傳偃上書闕下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天子召見三人謂曰丨丨皆丨丨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

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史記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丨丨丨丨

｜｜｜｜｜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

給筆札 見上

不冠不見 史記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輒乙其處 史記東方朔傳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

愛敬飭盡命賜備厚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成王寀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注寓謂啟土所居也飭謹也

蕭曹故人 漢書張良傳上居洛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

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

近我 漢書夏侯嬰傳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曰｜｜呂尊異之

附驥尾 漢書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等傳贊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豈自知｜｜｜之｜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

無呂易堯 漢書周昌傳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高祖從御史大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呂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遂拜堯為御史大夫

目送 漢書袁盎傳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之

天子呂為國器 漢書韓安國傳安國為人

多大略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

號稱祭酒 漢書蘇武傳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注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

大議就家問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在家朝廷如有｜｜｜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其｜而｜之

自爲掖廷令 漢書張安世傳宣帝即位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上指欲封之先祖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上曰吾｜｜｜｜｜非爲將軍也按賀安世兄嘗爲掖廷令

別感張氏無名錢 漢書張安世傳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以百萬數注都內主臧官也

王命辨護生家 漢書貢禹傳禹上書乞骸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

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呂｜｜｜｜｜｜雖百子何以加朝廷知弱翁治行漢書魏相傳相字弱翁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予相書曰｜｜｜已深｜｜｜｜｜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於身相爲霽威嚴如紼封漢書丙吉傳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其封吉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而｜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病果瘉注紼繫印之組也識履聲漢書鄭崇傳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鄭尚書｜｜東海蕭生漢書蕭望之傳望之上䟽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徙亭它所漢書張禹傳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

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

置几用杖漢書孔光傳光辭位詔曰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太師入省中｜｜賜餐十七物注靈壽木名

天子器之漢書循吏傳序孝武之世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

車蓋特高一丈漢書黃霸傳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償博進漢書陳遵傳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矣注進博所賭也

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漢書敘傳班伯拜定襄太守歲

｜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因名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

長老紀

上見**目禮** 漢書叙傳班伯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眂事上呂伯新起數｜｜之汪師古曰眂古視字

乘驛問 後漢書北海靖王興傳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焉

說故舊平生爲歡 後漢書鄧晨傳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嘗與凡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讖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辨之帝大笑

王主候望 後漢書鄧隲傳徵隲班師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隲爲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勞｜｜呂下｜｜於道既至大會羣臣賜束帛乘馬寵靈顯赫

光震都鄗

厚意久不報後漢書馮異傳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熱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六年春異朝京師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丨丨丨

歸家上冢後漢書馮異傳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引軍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丨丨丨丨使大中大夫齎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

差彊人意後漢書吳漢傳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丨丨丨丨隱若一敵國矣注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

終始倚愛之親後漢書吳漢傳論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丨

｜｜｜｜｜｜注差彊人意是倚之也遂見親信是愛之也**重茵御蓋**後漢書祭遵傳隗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覆呂｜｜復令進屯隴下**如左右手**後漢書竇融傳融呂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每被訪及**後漢書竇固傳徵固代魏應為大鴻臚帝呂其曉習邊事｜｜｜｜**十四見**後漢書馬援傳援說隗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注東觀記曰凡｜｜｜**過武庫祭御阿閣觀**後漢書馬嚴傳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敕嚴｜｜｜｜｜蚩尤帝親｜｜｜｜其士衆時人榮之**敕使陪乘**後漢書魯恭傳永元九年徵拜

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勞問甚渥勑行部去襜帷後漢書蔡茂傳郭賀字喬卿拜荆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顯宗廵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侔於親戚後漢書韋彪傳上書乞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問西州事後漢書杜林傳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以經書故舊及｜｜｜甚說之賜車馬衣被尊為國師後漢書趙典傳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咨問之注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懿｜｜｜｜位特進七為列卿寢布被食用瓦器也勑驂騎臨朝廼告後漢書樊宏傳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廼起帝聞之常｜｜｜｜｜｜勿令豫到先入清

宮 後漢書陰興傳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甚見親信

帶三綬 後漢書朱浮傳身｜｜｜職典大邦注彭寵爲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

宿衛南宮 後漢書馮魴傳東巡郡國留魴｜｜｜｜按東觀記曰敕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元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保官給牀蓐子孫得到魴所

子孫得到魴所 見上

留飲十許日 後漢書馮魴傳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中稍遷衛尉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賜駮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按石魴孫也

呂督郵故貫御史罪 後漢書虞延傳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帝善之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邱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呂爲罪在督郵言辭

激揚有感帝意迺制詔曰丨陳留丨丨虞延丨丨丨丨
丨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於是
聲名遂振

雲母屏風 後漢書鄭弘傳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丨丨丨丨分隔其間由此已為故事

疑議輒訪 後漢書張純傳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丨丨丨已丨純自郊廟婚冠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

引見日至數四 後漢書張純傳已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丨丨丨一丨或丨丨丨

得生幾晚 後漢書桓榮傳拜為議郎賜錢十萬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數奏經書帝稱善曰丨丨丨丨

太師在是 後漢書桓榮傳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南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已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丨丨丨丨注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也

入

街下車 後漢書桓榮傳榮每疾病帝幸其家問起居｜｜｜｜擁經而前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迺去

常居中論經書 後漢書桓郁傳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問以政事稍遷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

我為孔子卿為子夏 後漢書桓郁傳注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起予者商也

庭列轓駕 後漢書桓榮傳贊五更待問應若鳴鐘｜｜｜｜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

大官醪膳 後漢書江革傳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恒以禮焉時有疾不會輒｜｜送｜｜恩寵有殊

四時致胙 後漢書鄧彪傳代鮑昱為太尉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宗廟之｜

特

贊與三公絕席 後漢書張禹傳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錄尚書事每朝見｜｜｜｜｜｜備

弟子儀 後漢書張酺傳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之｜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偏特 後漢書楊賜傳受恩｜｜忝在師傅

一笥餌得都尉 後漢書樊仲華傳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仲華為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不忘仍賜仲華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何如仲華頓首辭謝

黃門就舍問 後漢書包咸傳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即｜

爾曹快人 魏志明帝紀注詔嘉郝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為將灼如此朕復何憂乎

謂之辟君 魏志王肅傳注黃初中辟夏為秘書丞帝

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 以自問 魏志劉子揚傳
也每呼之不名而｜｜｜ 注太祖授子揚
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 日秩肴酒之膳 魏志孫資
｜｜子揚至一夜數十至 傳注資稱
疾詔曰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彊 齒名 魏志
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焉 陳思
王植傳植上疏曰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 還君
自分黃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
本州 魏志張既傳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 惟渥惟豐 吳志
既曰｜｜｜｜可謂衣繡晝行矣
薛綜傳綜子瑩獻詩曰乃作少傳 南面几杖 晉書王祥
光華益隆禮遇兼加｜｜｜｜ 傳天子幸
太學命祥為三老祥｜｜｜｜ 如漢相魏傳故事 晉書
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 何曾
傳曾以老年屢乞遜位詔進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劍履
乘輿上殿｜｜｜國蕭何田千秋｜太｜鍾繇｜｜

掾屬聽取王官晉書石苞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詔曰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十人｜給｜｜｜吏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為忠勤帝每委任焉

日契晉書山濤傳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

坐執銓衡晉書山濤傳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表章數十上久不攝職為左丞白褎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聞

卧加章綬晉書山濤傳拜司徒濤復固讓表乞骸骨使者乃｜

送一車書晉書皇甫謐傳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與之

詔斷賓客晉書賀循傳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其崇遇如此

鑾蹕降臨晉書賀循傳論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遊使｜｜｜｜承明下拜

家寵晉書庾冰傳因循｜｜冠冕當

世

扶虞侍中　晉書虞嚈父傳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嚈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

門施行馬　晉書蔡謨傳以謨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

未至不先舉觴　晉書王雅傳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每置酒宴集雅｜｜｜｜｜｜其見重如此

輝渥　晉書張駿傳天恩光被褒崇｜｜

計吏至臺訪其安不　晉書徐苗傳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帝輒｜｜｜｜

百人

高會先問伏滔　晉書伏滔傳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天子｜｜｜｜在坐不比故未易得也

恩壽　宋書孝武王皇后傳敕緣｜｜

觸冐披聞

幙中畫策 宋書劉穆之傳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決斷衆事

齒盼 宋書謝晦傳晦上表曰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聞政事外經戎旅與徐羨之傅亮等同被｜｜

宸寵 宋書王僧達傳除太常上表解職曰實無緣坐閣｜｜尸爵家庭

過恩 宋書柳元景傳轉雍州刺史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願還鄉里故有此授

徽錫 宋書沈慶之傳上思將帥之功下詔曰永念茂庸思崇｜｜

泳恩 宋書自序｜｜歲厚服義累世

貂拂帝手 齊書百官志宋元嘉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為侍中情在親密與帝接膝共語｜｜｜｜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甄沐 齊書褚淵傳太祖與淵及袁粲書曰履冐鋒鏃報効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見｜｜貴登端戎爵加秩土

榮渥 齊書劉祥傳祥曰皇運初基便蒙抽擢聖明御寓｜｜彌隆諮議中郎一年再遷廣筵華宴必參末

例朝半問訊時奉天暉

參末例奉天暉見上

稠私齊書虞悰傳悰稱疾篤還東上表曰臣族陋海區身微稽土猥屬興運荷竊丨丨徙越星紀終慙報答

咳唾為恩眄睞成飾梁書任昉傳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至是符昔言焉昉奉牋曰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雲物甚美斐然賦詩梁書蕭子顯傳自序云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丨丨丨丨卿得不丨丨丨丨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

一顧之恩見上

通讌壽光角巾引見梁書文學傳序到沆丘遲王僧孺張率等或入直文德丨丨丨丨皆後來之選也梁書何點傳敕點弟胤曰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丨丨丨丨窅然汾射玆焉

有託**眄識**梁書何僩傳僩曰昔荀聖主丨丨今又蒙旌賁**夾御將軍**陳書韋翽傳遷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閤驍騎之職舊領營兵兼統宿衛自梁代已來其任踰重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夾侍翽素有名望每大事恒令夾侍左右時人榮之號曰丨丨丨丨

馮親入舍荀母從官陳書沈炯傳炯以母老表請歸養詔答曰當令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用覲朝榮不虧家禮尋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

迎尊累見上

就第攝事陳書徐陵傳太建十三年為中書監陵以年老累表致仕高宗亦優之乃詔將作為造大齋令陵丨丨丨丨

恩獎陳書杜之偉傳之偉啟求解著作曰臣本庸賤謬蒙眄識思報丨丨不敢廢官

眄遇南史宋始平王子鸞傳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丨丨者莫不入子鸞府

於省見客南史傅亮傳永初元年入直中書省以亮任總國權聽丨丨丨

丨神獸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給扶侍**南史朱修之傳從崇憲太僕脚疾不堪獨行見特丨丨丨**見**

輒意解南史蕭引傳宣帝謂引曰我每有所忿丨卿丨丨丨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

小車就席小輿升殿南史謝朏傳詔以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丨丨丨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朏乘丨丨丨丨**申**

長幼之敬南史王沖傳陳武帝以沖前代舊臣特丨丨丨丨丨**宴筵賜几**南史王沖傳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丨丨之上丨以丨**殊眄**南史王儉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内和儉因又曰儉蒙丨丨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按帝齊高帝也**敕材官**

起齋屋南史王延之傳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啟宋明帝即丨丨丨為丨三間丨丨

意任南史王晏傳齊武帝即位爲長史兼侍中丨丨如舊

韓白何可不與衆異南史垣崇祖傳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惟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啟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爲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乃啟求鼓吹橫吹上敕曰丨丨丨丨丨丨丨給鼓吹一部

昂昂千里之駒南史袁昂傳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丨丨丨丨丨丨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即字千里

七歲尚書南史袁昂傳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丨丨丨丨未爲晚達

優策並設南史褚彥回傳爲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丨丨丨丨官居第二策而不優優者

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
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
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
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

隆寄

見爲卿定名譽南史張率傳梁天監中引見於玉衡殿
上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
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從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
律爲意便是其人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爲
之者今以相處｜｜｜

三世並降萬乘南史張稷傳宋
時武帝經造張
｜｜尋以爲秘書丞

永至稷｜｜｜｜｜

引升上席南史顏延之傳雁門周續
之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
｜｜論者榮之

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
畢至延之官列卑｜｜｜｜

隆密南史沈懷文傳
入爲侍中寵待
｜｜領機密二十餘年

南史周捨傳遷尚書吏部郎太子
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
｜｜

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未嘗離左右帝以爲有公輔器

不夕不出 南史劉湛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以此爲常

慈渥 南史江斅傳王晏啟武帝曰江斅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所覃實有優忝

披苑皮衾 南史劉悛傳車駕數幸悛宅宅盛修山池造甆牖武帝著鹿皮冠｜悛｜｜｜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

畫布衣之適 南史劉悛傳從駕登蔣山上顧謂悛曰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悛起拜謝

取手板題 南史劉孺傳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孺｜｜｜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

景陽樓語故舊 南史齊新吳侯景先

傳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丨丨丨名景先丨丨丨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

格外三公　南史陳顯達傳永明八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明帝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丨丨丨丨

署事有卿名　南史李安人傳時王敬則以勲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人論議謂曰丨丨丨丨我便不復細覽也

時節恒賜手敕　南史崔元祖傳出為東海太守上每思之丨丨丨丨丨賞賜有加

燭燒卿貂　南史陸雲公傳累遷中書黄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奕碁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丨丨丨丨帝將用為侍中故以此戲之

賜金策　南史劉之亨傳累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諮議參軍敕丨丨丨幷賜詩焉

識此圖不　南史康絢傳帝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丨丨丨丨其見

親如此不可頓無二人南史沈約傳文帝出鎮荊州議以沈林子及謝晦為蕃佐帝曰吾｜｜｜｜｜｜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為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

上殿不下南史賀琛傳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

何以償夢南史章昭達傳昭達定閩中以功授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否｜｜｜｜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任蘭臺南史虞荔傳除中庶子尋領大著作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爽與再三臨問手敕中使相望於道

平陳唯得一人南史姚察傳隋文帝知察疏菲別日獨名入內殿賜果菜指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此｜｜

使卿智

不使卿力南史孫謙傳以老徵為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効帝笑之曰朕當｜｜｜｜

晝叔夜像南史伏曼容傳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陸探微｜｜｜｜以賜之

開館東郭南史周續之傳武帝召之為｜｜｜｜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

救供服餌南史陶弘景傳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

燒香虔受南史陶弘景傳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每得其書｜｜｜｜｜

山中宰相南史陶弘景傳武帝每有大事無不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

出入喉脣魏書彭城王勰傳｜｜｜｜每跨時要復參宰匠機政畢歸

機政畢歸見上

通署三十六曹魏書崔元伯傳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座元伯｜｜｜｜｜如

令僕統事深爲太祖所任**賜構犢**魏書崔僧淵傳高祖聞其有文學又問佛經善談論敕以白衣｜｜｜入聽於永樂經武殿**頻文累札**魏書尉元傳元頻表以老乞身詔曰朕以公秉德清挹體懷平｜隱方委之以政用康億兆故｜｜｜｜仍違沖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象笏百餘**隋書李穆傳穆来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者｜｜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非青蠅所間**隋書高熲傳大舉伐陳以熲爲元帥及陳平軍還上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也**幸無詞費**隋書高熲傳熲又遜位詔曰公出參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機衡竭誠陳力心跡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也其優獎如此**獨孤公猶鏡**隋書高熲傳龐晃盧賁等前後短熲於上上怒之皆被疏黜因謂熲曰｜

丨丨丨丨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按頻父賓在周時賜姓獨孤氏**七寶裝嚴**隋書李德林傳德林每贊平陳之計車駕幸同州後還在途中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丨丨丨丨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

入八議北史魏宗室武衛將軍謂傳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以執心不二詔賜丕丨丨丨傳示子孫按丕謂之曾孫**詔坐止車門左**北史奚斤傳丨斤與長孫嵩等丨丨丨丨丨丨聽理萬機**給漏刻**北史奚斤傳自魏初大將行兵惟長孫嵩拒宗武斤征河南獨丨丨丨及十二牙旗**稱曰仲兄**北史奚牧傳牧重厚有智謀道武寵遇之丨丨丨丨**味卿言若鹽酒**北史崔浩傳帝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丨丨丨丨此丨丨丨故與卿同其味也**舉箸立嘗**北史崔浩傳太武每幸浩第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為丨匕丨或丨丨而還其見寵愛如此**萬機先**

覽 北史長孫覽傳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初名善帝謂曰朕以｜｜妻卿｜｜遂賜名

賜名曰筆 北史古弼傳弼少忠謹初爲獵郎門下奏事以敏正稱明元嘉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才也

盤馬殿庭 北史來大千傳朝賀之日大千常著御鎧｜｜｜｜朝臣莫不嗟歎

第一客 北史宇文福傳祖活撥仕慕容垂道武之平慕容氏活撥入魏爲｜｜｜

把手探

金 北史公孫表傳表第二子軌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親｜｜｜賜之謂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

顯廉於衆 見上

顧訪洛陽故事 北史寇儁傳明帝數加恩賜思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常與同席而坐｜｜｜｜｜｜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爲之前膝及辭還帝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

謂左右曰如此事雖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為榮

前膝見上**御輿於帝前乘出**見上

令公北史高允傳文成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為丨丨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

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北史高允傳孝文詔曰允家貧養薄可令樂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允以娛其志

清正無雙北史崔暹傳文宣謂羣臣曰崔暹丨丨天下丨丨卿等不及也

將攝北史薛道衡傳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帝曰爾侍奉誠勞朕欲令爾丨丨**南道**

主人北史裴延儁傳從祖弟仲規咸陽王禧為司州牧辟為主簿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駕還見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丨丨丨丨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

呼為李生北史李彪傳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丨丨丨丨從容謂羣臣曰吾之

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賜御府杖北史甄琛傳徵拜侍中以其衰老詔｜｜｜｜朝直杖以出入

帝下御座執手北史楊椿傳上書請歸老奉辭於華林園｜｜｜｜｜｜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為元老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瀉用悽切椿亦歔欷欲拜帝親執不聽

方欲大相驅策北史楊素傳平齊之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故用此物賜卿

公庭私敬北史楊元感傳以父軍功位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元感降一等元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獲展｜｜按素元感之父

飾館華林北史王肅傳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

朝之儒秀北史郭祚傳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

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羊車上殿北史李諧傳武成以斛律金舊老每朝賜｜｜｜｜

羨仰北史袁翻傳明帝靈太后曾燕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令為盡之侍坐者莫不｜｜

寒松勁草北史毛鴻賓傳車駕西幸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武帝把其手曰｜｜｜｜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人主

執手捋鬚脫帽看髮北史慕容儼傳遣鎮郢城始入而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并力圍城儼信賞必罰分甘同苦自正月至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請和文宣以城在江表有詔還之及至望帝悲不自勝帝親｜其｜｜儼｜｜｜｜｜歎息曰自古忠烈豈過此也

骨親肉踈北史傳伏傳周武親執手曰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所以相付遂引

與同食

步挽至階北史斛律金傳詔金朝見聽乘ㄧㄧ車ㄧㄧ

崔張不如北史陳元康傳文襄入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用張亮張徽纂並為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ㄧ二ㄧㄧㄧㄧ一康

是金城北史唐邕傳文宣嘗登幷州童子佛寺望幷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ㄧㄧㄧ此非也

手捫額北史趙彥深傳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ㄧㄧ其ㄧ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

常呼官號北史趙彥深傳歷事累朝常參機近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ㄧㄧㄧㄧ而不名也

閣上畫北史魏收傳帝於華林別起元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ㄧㄧㄧ收其見重如此

還卿開府北史魏收傳除清郡尹遣黃門郎元文遙敕收曰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ㄧㄧㄧㄧ

撤殿省

為寢室北史周宗室傳東平公神舉父顯和孝武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賜｜｜｜見重如儿

朝寄重北史史祥傳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喫｜｜｜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賊口詎知今早擲勁草貿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

達曙不厭北史蘇綽傳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綽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卧而聽之於是指陳帝皇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詰朝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

預署空紙北史蘇綽傳綽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正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或出游常｜｜｜｜以授綽若有

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

逍遥公北史韋敻傳敻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周明帝為詩貽之敻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丨丨

徙堂於宅北史若干惠傳周文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周文聞之即日丨丨丨惠

丨孤之孔明北史劉亮傳本名道德以勇敢見知為當時名將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周文謂曰卿文武兼資即丨丨丨丨也乃賜名亮

列炬鳴笳北史蔡祐傳明帝即位祐加拜司馬御膳每有異味輒以賜祐羣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丨丨丨丨送祐還宅

作儀同面北史伊婁穆傳穆字奴干為周文帳內親信以機辯見知歷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周文望見悅之字之曰奴干丨丨丨丨見我矣於是拜儀同三司封安陽縣伯

命登御坐北史賀若弼傳上聞弼有功大悅驛名之及見

迎勞曰勉定三吳公之功也｜｜｜賜物八千段

內寢舉觴

北史趙剛傳除營州刺史渭州人鄭五醜構逆與叛羌相應令剛往鎮之將發文帝引見｜｜｜｜屬剛曰昔侯景在東為卿所困黠羌小醜豈足勞卿謀慮也

自選封名

北史趙肅傳大統十三年除廷尉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啟周文請之於是令肅｜｜｜｜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

讀霸朝集

北史李德林傳開皇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謂之霸朝雜集隋文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

自選好宅

北史李德林傳文帝以王謙宅賜之尋又改賜崔謙帝令德林｜｜一｜｜并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為替

登高馳詔

北史元胄傳正月十五日帝與

近臣｜｜時胄下直｜｜名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

扶杖升殿北史張皃傳皃父羡年老致仕隋文帝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敕令勿拜｜｜｜｜上降搨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

郡設三千人會北史樊子蓋傳子蓋廬江人轉涼州刺史改授武威太守朝於江都宮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

制三讓表北史馮熙傳熙子誕為司徒帝愛誕除官日親為｜｜｜｜并啟將拜又為其章謝

步障遮風北史張景仁傳景仁多疾帝每給藥物珍饈中使相望於道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馬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為｜｜寒

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北史張景仁傳景仁為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許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遷達

乃與｜｜｜｜｜｜｜時新分賜北史許善心傳母范氏｜｜辛如子華所言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

隋文帝知之敕尚食每獻｜｜｜常遺｜｜領華林宴北史序傳李璵以宿德耆舊被徵文宣亦曾命璵｜｜｜｜顧訪舊事甚重之

御定子史精華卷五十九